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六十九年

德行譜

司牧郎亞弟益准慈母堂重刊

St. Stanislas Kostka

遠西耶穌會修士

巴多明克安

譯述

殷宏緒繼宗

同會

白

晉明遠

較閱

戴進賢嘉賓

值會

德瑪諾

鑒定

德行譜序

古來精修之聖。求如達尼老各斯加之幼穉者。亦鮮矣。溯其生平。而不誦其軼事。恐或有疑其爲日無多。如何直造聖人之域。噫。此未知才與德之分也。才之爲道。非廣見博聞。不能增其學識。非日積月累。不能臻於老成。是故年幼而擅通方之譽。猶如鳳鳥麒麟。聞名而已。未之見也。惟大德行則不然。不專在乎竇聖賢書。受父師訓。自用其力也。必得天主分外神恩。始成其大耳。論天主之施恩於人。不分老幼。仰惟耶

耶穌在世時。一日講道於眾人前。有童子若干。爭先擁擠。從行之弟子。想此輩聽之無益。阻礙他人。遂去之。耶穌止之曰。不可聽其前來。汝等不爲孩童。難得上福。汝等欲得天上福。必變若孩童。大哉斯言。不見新闢之土田乎。未有荆棘草萊。佈以嘉種。根本必堅。在教孩童。無不如是。私情慾想。弗沾其心。富貴功名。弗累其志。及其長也。縱學問過人。才能卓越。而妨礙亦多。此其故。因善言難人而易出。善心易放而難存。至矣。耶穌之訓。不變若孩童。淨而無累。豈能得天上。

福哉。夫此恩之施，既不分老幼，可知在世之人，無論貧富智愚，從未有一人欲修德行善，而恩或不足者。倘徒以不足爲辭，無力能行，適自棄耳。然果如是何以世鮮德行之人耶？殊不知上下感孚，其理甚明。天主施此至足之恩，以動人之心，人能竭力仰承，盛恩必隨之而至。人再承受如初，則續至者，又日甚一日矣。倘人不肯仰承初施之恩，且蔑視而輕忽之者，數數焉。後望分外之恩，難言哉。聖達尼老自幼既知天主之恩，卽仰承毋斃，日夕冰兢篤信而寶守之。故在

世不煩遲久而天主特施分外之神恩俾其德行大成也似此精修幼聖余竊嚮往之至謹因本傳而譯述焉以爲眾同人修德之譜是爲序。

時

雍正四年歲次丙午。聖枝禮儀前四日。遠西耶穌會修士巴多明克安氏題



德行譜跋

凡奉教人看此聖人事實。必有隨眼看過。毫無頭緒。復看別書者。亦有看後。掩卷而嘆。大德大聖。何能仿其萬一。求爲主保足矣。之二者。雖優劣不同。均屬徒然。當知前人所行之德。卽後人效學之譜也。天主不言。以譜爲言。故須自首至尾。細看此聖人。曾行何事。得至於此。我係幼者。卽聖人亦幼者也。我胡爲而不能。我係老成耶。閱歷旣深。見聞必廣。豈不知世情虛幻。豈不知身後久長。胡爲而徒悲老大。反不若幼年

柔懦人無他。因未曾下手。先畏苦畏勞。遂棄而勿顧。何異命舉一物。不察重輕。卽曰。吾力不能。豈誠不能哉。非愚卽怠耳。試觀此聖人。從何起首。惟求天主施恩。全守十誡。竭心力以副之。自省最嚴。斯須疑慮。人多忽畧者。恐因小至大。必常行告解。常領神糧。豈如此平易無奇之事。惟聖者能之。他人不能乎。與人交。不肯一毫令人介意。不肯片言閑罪於人。皆操之在我者。若云。氣性難移。是誰動其氣性耶。誰強其不移耶。偷安好逸。人不知而已。獨知之。倘克自振拔。何事

難爲。惟此身不獲自在耳。每見富貴人。最圖自在。忽蒙君父之差。雖懶亦勤。雖難亦易。猶懼稽遲獲譴。今明知天主命。懶於從事者。以現無逼迫之嚴威故耳。可知仰賴主恩。進德修業。而力或不足者。未之有也。既能行此一步。必當精益求精。更進一步。卽以交友論。我雖不肯無禮於人。難保人之不無禮於我也。達尼老。歷受兄師磨涅。無禮特甚。乃逆來順受如此。吾輩以愛主愛人自命。反任不平之性。口出怨言。心懷仇恨。若而人。係遵守聖規之人耶。吾不知誦晚課時。

如何向天主前念而免我債。如我亦免負我債者。哀哉。一朝之忿。自斷自己。宜乎天主弗施分外之恩也。卽如不肖子。飽食煖衣之外。不能與諸肖子。同荷寵施。若父母或難忍置。驚飭再三。仍漠然不顧。親雖慈愛。亦付之莫可如何而已。或疑如此。必強人皆進會修道乎。曰。非也。吾只勸人確守愛主愛人之十誠。因諸升天之人。皆從此路入門。世有不進會而升天者矣。未有不守十誠而升天者。何必以世俗之妨礙爲推委。從旁之引誘。爲牽連。如以爲否否。曷不取達尼

老與保祿之事。而詳求之。夫妨礙牽連。莫甚於保祿。乃定心悔過。立志改遷。行苦工。積善行。終能消滅。由此以觀。人果誠心懷遵前聖之法。望主加恩。必如所願。若實係人力不能勉行之事。天主至公至明。何以施將來之賞罰。吾願與同人共勉之。幸勿隨眼看過。使天地間徒存此德行之譜。而無德行之人。

遠西耶穌會修士巴多明克安氏書後





德行譜目錄姓氏

卷首

序一篇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聖達尼老各斯加木傳

卷之四

外紀

卷末

跋一篇



德行譜卷之一

聖達尼老各斯加水傳上

首敘初生及從遊之始末

人欲知達尼老聖人之行事先當知波羅尼亞國之一成規。今首述之。此國國王之位非一定傳於子孫者。王歿本國大臣內有列名此班之人會齊商議公舉一人爲王。或卽本國之大臣。或係鄰國國王之子孫。俱可。卽位後錢糧兵馬賞罰陞遷之權聽其執掌。歷來如此。此其故。可望世世俱得賢王。若傳之子孫。難以定其善惡。且使現居王位者不肯刻薄大臣。恐

後來子孫受累也。然論其流弊。國王殞後。不免人人俱有僥倖之心。故往往經年累月。紛爭而莫定焉。

達尼老之父名若望。姓各斯加。係本國世襲頭等大臣。若公舉國王。於例甚近。母名瑪而加理大。姓基斯加。亦係世襲大臣之女。有數子。達尼老其最幼者。生於耶穌降生後一千五百五十年。聖西滿達陸宗徒瞻禮之日。迨知識稍開。卽擇一文學之師。名若望。姓畢林機。先教以辣弟諾之語。時與同歲諸童。與動迥別。論者每以其師將世俗之常言教之於外。而天主

聖神。則以敬主愛人之大道教之於內。故至親好友。俱稱爲小天神。因其行事而推許之也。品格旣極其端莊。儀容更生而秀雅。人見之。莫不羨慕而仰企焉。惟自處甚重。年雖冲穉。他人從未敢干以戲言。且本來恥德。超越尋常。偶聞一邪姪不正之語。羞惡之心。卽勃然而起。不獨頰紅面赤。必至迷悶昏沈。每遇親朋讌集。達尼老同在座中。客或無心偶露其端。父卽莞笑而力阻之。嘗云。幸祈垂諒。劣兒免伊昏暈。

達尼老性情清潔。雖生而富貴。不衣華麗之衣。勿與

同輩後生相聚嬉遊。惟以誦經看書爲務。時熱而瑪
尼亞國王。建一大公學。於衛依納之都城。請耶穌會
總攝之。不獨本國世胄。就學其中。凡鄰國大臣之子
弟。俱遠赴焉。聲名籍甚。達尼老之父。命同伊兒保祿
與其師若望畢林機。偕往就學。旣至。達尼老見學內
生徒甚眾。條約甚嚴。毋許有一毫非理事。所訓者。不
獨格物窮理。曆法文詞之學。凡修身行善。克己成人
之道。莫不因材而教育之。心中悅甚。深感天主豫備
此區。以造就我。遂自思此來。不但應效法同學諸人。

之美行。更當發憤加功。爲他人表率。因定志確守師
規。用心誦讀。一切工夫。俱端嚴肅謹。無論大小尊卑
之人。概行謙讓。口中從無一句輕慢之言。每逢天主
臺前誦經時。人於背後窺視慎重之狀。有數次見其
身憑空離地。可知其心熱愛天主。已至於極。特於眾
人前表其盛德也。達尼老聞此分外之恩。抱慚無似。
惟恐人再見。懼人誇美。設法同於常人焉。

學內定規。必有息游之日。聽同學生徒。各挈往園中。
分路玩遊。當時諸友。俱樂與達尼老同往。而達尼老

於諸友中更有莫逆之數人。然必隨眾到園。不違不避。後仍與莫逆之友談道論理而歸。不使光陰虛擲也。日復一日。自喜身樂心安。但成聖之道。非苦難不爲功。故未及一年。逆境由漸而來。蓋從前憐其柔弱。天主居以平順之途。俟志力既增。必以艱窘試之。

維時建學之國王已歿。新君與前制不同。將所置學舍。半爲別用。生徒難以居停。或回宿本家。或賃房下榻。惟日間就師肄業而已。達尼老遇此變更。有兩件最委曲事。一。因同學相知之數友散歸本家。心中傷

感勝於同胞昆弟之別離。因兄保祿與若望畢林
機俱以早去晚歸爲適意。卽於鬧市中看定大房一
所。此非空屋賃人之比。原係富厚大家。欸留外客。年
終總酬其費用者。達尼老聞此房主原屬異端。向兄
畧言其未便。其兄不以爲然。反喜無人物束。卽若望
畢林機亦係少年。惟圖自在。每日除赴學之外。讌會
賓朋。往來不絕。達尼老見此行爲。日加憂悶。兄亦知
其不合。甚嫌惡之。從此卽設心磨涅。或於眾人前。借
端欺笑。或謂兄長之命。汝不肯遵。若望畢林機汝之

師也。所言亦故違不聽。可見汝心野甚。與人不合。如此磨涅。達尼老惟忍受而已。其兄不過年逾二歲。甚至倚恃兄長之權。往往怒而撻之。達尼老絕無一言回覆。背後亦無片語。兄卽借此議其驕矜剛愎。眼內無人。嗟嗟。達尼老平日。不論何事。如合天主之理者。莫不遵兄之命。盡力而行。故旁觀之人。俱稱獎不置口。論若望畢林機之本分。理應從公解勸。茲更助兄爲虐。每云。汝不執拘。汝兄斷不如此。汝之行事。並不合世家大族之體統。猶如田野愚民。畏見正人之狀。

達尼老從容對曰。我自忖本來覺與世俗事。未能相合。常想天主造我之恩。只可專心服事天主。此外並無可能之事。若望畢林機聽其可憐之語。私自揣度。與其用勢磨涅。何如順理以導之。或者可有挽回之望。遂預備妄言。乘其閒暇。卽云。吾弟汝豈料定我等。是不守教規。必下地獄。絕望升天之人乎。汝豈斷定若干同學之人。俱弗如汝。惟汝一人能行正道。他俱錯謬乎。汝豈不知修德行善。必按照各人所居之本位而行乎。世俗人欲行善事。與隱修不同。論隱修之

德行。只可在隱修人身上稱其嘉美。若加諸尊榮富貴之身。不獨不見其長。更形其短矣。故世俗奉教人所具之德行。宜密藏於心。不可俱顯於外。惟使他人知我是敬畏天主。不作非爲之人。卽足矣。汝想不聽人言。能合天主之心否。况兒屬尊行。我係師長。所言所命。往往不遵。大有關係。汝當熟思而審處焉。鮮衣美食。隨衆歡娛。乃人情世務中不可少者。汝皆畏懼不前。以我論之。並無妨礙。亦無犯罪處。若不近人情。不通世務。人必笑爲癡公子。是大負父母之望於心。

何安。此若望畢林機陰柔巧計。論其引誘之害。甚於
見之磨涅。然此似是而非之言。猶如假光惑亂正光。
達尼老神日最明。何能被其搖混。且深知世間風俗。
難合恭敬天主之理。自觀流俗人。少沾天上福。卽顯
然知其不可隨行矣。若云何處救不得靈魂。係自騙
自己之言。達尼老知之最悉。所以外來之磨涅陰謀。
俱付之不問。惟每主日。領聖體一次。與彌撒兩臺。領
聖體前一日。確守大齋。常服苦衣。減殮少寐。每至半
夜。誦禱鞭笞。隔房服事之僕。見裏衣常有血痕。

未幾竟遭大病。魔欲乘此危險以亂其心。便於犯罪。偶伺房內無人。變一黑犬。突如而入。覆臥於身。扼其咽喉。達尼老毫無畏懼。惟畫一十字。求主護佑。其魔速遁。嗣後病勢日增。危在旦夕。達尼老並無懼死之心。只慮此間難領聖體。望兄與師轉求房主允諾。二人明知病者所求甚。是但思異端之房主。萬萬不能遵依。設或求而不准。顏面何存。且向來交好。最爲有益焉。肯輕易自啟釁端。遂別生一計。詔病人云。此病不妨。醫家俱說眼前無事。不久卽痊。只須用心服藥。

調理。比預備死後更爲有益。病人自覺力量漸消。羸弱已極。凡遇往來探望之親朋。俱挽其轉求房主。後見無人應允。因憶聖女巴爾罷。代人轉求。必許其臨終得領聖體。西洋各國有病不得領聖體者。俱求之。熱而瑪尼亞國更盛。達尼老已知求人無益。惟時時苦求此位聖女。代求天主而已。忽一夜身病不能熟睡。仰見聖女立於牀前。左右二天神拱護。內一位恭捧聖體於爵。病人歡甚。卽在牀起跪。喝令守夜家人云。聖體在此。速跪下。隨自誦領聖體前之經。誦畢。天

神卽送聖體與達尼老。領訖。仰臥於牀。徹夜默想。次日。心中並無別事。惟待死而已。雖有醫藥。概行停止。不意當此危急之候。聖母霽容顯現。慰以平安。捧抱耶穌。送於達尼老手中。達尼老歡樂之心。無可比擬。聖母云。汝尙未到永見耶穌之時。須建立功勳。方蒙此寵。汝當求進耶穌會。以仰合天主聖意。言畢不見。從此形神並樂。不數日。諸病全瘳。遂堂謝主。

達尼老心中早欲求進耶穌會。然遲滯不言者一。因見會中多係宏才盛德。大有名望之人。反求諸己。萬

難幾及。一恐父母過於惜愛。必然不允。故有懷莫展耳。今因聖母面諭。回想從前默啟數次。未曾勉力而行。不覺痛心疾首。自恨負恩之罪莫大焉。人問其故。曰。此是不忠之罪。天主施恩動我之心。乃違命不遵。幸聖母垂憐。蒙主准其面諭。倘棄而不來。我就完了。此番是格外慈恩。然我在前不從之心。一齊顯出。

達尼老平日。凡屬靈性之專。原有一就正之神父。名尼各老。姓多尼。隨將前情往訴焉。神父疑係夢中幻境。或病眼昏朦。至詳察再三。始信其實。更喜少年老

成端方才智。會中得有如是之人。裨益不淺。卽云。我無他說。汝惟遵天主之命而行。達尼老聞此一言。非常得意。日後每言生平之快心。未有甚於此者。

衛伊納城之領袖。有准人進會之權。遂往求之。此公深知達尼老才具形容。無不中式。然須父命。始可准行。因此時。現有外人議論。謂凡人會而無父命者。後必滋事也。達尼老苦切懇求。不蒙俞允。適有教化王所差之頭等加特納爾大人。達尼老趨訴其故。併求用教化王權以命之。大人嘉獎云。不使用道具。我勸其

應允。及相晤時。仍以不得父命爲辭。達尼老見無可
濟之機。惟求天主云。主旣命我入會。須指一進步之
門。隨想此地去家未遠。斷無人助我。遂起遠出之心。
但不肯專恃己見。有波爾都噶爾國之耶穌會人名
方濟各。姓昂多尼素。相友善。因以此意告之。伊無別
語。惟云。汝果定意前行。我發書一封。與熱而瑪尼亞
國之北奧斯波爾城之領袖達尼老稱謝而退。

時達尼老雖屬幼年。而事之艱難變態。思慮極周。一
想鞍馬貲財不能由我。一想我縱出門。兄等聞知家

中之車騎甚便。一二日內。必定追回。一想。追或不及。

而奧斯波爾城之允領袖難以逆料。如不允。惟有往奔

羅瑪府而已。數千里之遙。行期甚久。一想。雖至羅瑪

又迄無成功。難免眾人紛紛議我。無知小子。任性飄

流。胡行妄動。不獨跋涉徒然。且惹人間話。輾轉躊躇。

難處甚多。少頃復思。天主全知。必早悉其難。以命我

者。乃奮然興起。矢願必行。卽備歷諸艱。萬難阻滯。從

此膽壯力增。定期就道時。天主降生一千五百六十

七年。聖母升天瞻禮之前後。

前一日。誦經半夜。次早出門。不命人跟隨。惟語家人云。不必候我吃飯。有請我處。先赴耶穌會堂。與彌撒。領聖體。隨向神父方濟各昂多尼。領書卽行。旁人雖有見者。其容貌如常。不覺有遠行之狀。迨離城已遠。於密處。遇一乞人。解所服表衣與之。只着預備之布衣。用繩爲帶。懸佩念珠。手持短杖而去。其兄與師。終日未曾介意。至黃昏後。不見歸家。回憶乃弟從前言語。覺有包含遠出之情。又將房主及家人。併師。素聞者。合而論之。必出走無疑。或想此時。尙未出城。藏匿

於朋友家。亦未可定。次日。保祿同若望畢林機。及房
主。乘一輛四馬飛車。竟出城追趕。不多時。已追及車
中之人。見係小乞兒。俱不認識。仍奪路前奔。繼復疑
之。回車尋訪。知其改走小道。亟由小道飛馳。頃見在
前不遠。忽然四馬皆立定弗行。縱盡力加鞭。如同木
石。凡在車中者。始惶懼驚呀。曰。此必係天主之意。不
准追回。故顯此靈異。無已。作轉車之勢。馬仍星速而
行。回至衛伊納城。閤城閩傳其事。有聞而不信者。因
異端房主。素不信教中聖蹟。人知其同往。多就問焉。

伊更言之鑿鑿。有此實證。故其信之。且當鞭馬不行時。車中有一房主之僕。遠見達尼老前行至河。離橋甚遠。擺渡無舟。而達尼老卽於水上。穩步而過。其時論者。俱謂此行。必係好事。不然。天主豈肯若是之護佑耶。有一同學相知之友。係翁加理亞國人。於衆人前。向若望畢林機云。前日達尼老曾言讀書小房內。有書一封。遂往覓之。果得於大書籍中。畧云。我出去之故。無他。惟專心求進耶穌會而已。若蒙父兄。知此一事。可滿我生平大願。弗以爲異。而憐愛之。卽知此

際違離。不得不然。因憶從前吾父。極言各修道會。俱不許進。其不可預爲稟達甚明。倘欲遵照常規。豈有自加桎梏。以抗違天主之命耶。夫是以不告而行。遠離父母。使家中難於阻擋。庶我之身心性命。可承行主旨而裕如焉。然深知有日。必實心歡忭。喜我此行之不謬也。若望畢林機見此隱情。深爲嗟嘆。特遣人賈陳伊父。另鈔送各大人。併諸同學。咸使聞之。

不數日。達尼老至奧斯波爾城。適主人早有弟令日城之役。閩人復其回口尚遲。達尼老沈思籌度。若閑

候多時。何如前往。行至中途。遇當領聖體之日。見前
邨一小堂。心竊喜之。及入。隨眾跪叩。徐察臺前禮節。
知係異端。心中難甚。哀求天主垂憐。併憐此輩之昏
愚。心熱如火。忽見無數天神。內有一位恭捧聖體。從
容送至。達尼老踴躍歡欣。引領而受之。覺力量頓增。
趨至弟令日城。投書進謁。此係盛德之領袖。見一少
年。平多難而來。必有天主之意。樂於相助。然謙摛聽
命。乃聖德之根。或誠或僞。必試之而後可。

此時弟令日城內。亦有大公學一所。學內諸生。實繁

有徒卽命其暫入學中。供人役使。如洒掃庭除。侍候飲食之類。達尼老怡然樂從。雖生來不諳。恍若慣家。更比他人潔淨而小心。慇懃而敏練。諸生咸誇美之。但達尼老着意韜光。不肯稍露本來面目。而旁人終覺其不同。且身當苦役。齋克非常。學中每言此人。只見其辛勤動作。不見其飽食安眠。歷十有八日。公同定議。必使閤學。明知此係何人。是何緣故。庶可爲他人表率。乃諸生聞言未畢。俱驚駭無地。長者云。主因新立之會。必用大德人。以爲柱石故也。隨向達尼老

云。此地應卽允汝所求。我思維再四。不如親赴羅瑪。愈能免汝一家之阻擋。將情由詳示。達尼老惟唯唯。遵命。從前已歷二千里之程。此後尙有四千里之遠。俱不計及。適有進會未久之二人。當往羅瑪學習候考。卽命達尼老換服束裝。作伴偕行。諄囑二人。用心照管。達尼老雖遠涉長途。而工課仍如平日。凡語言酬答之間。莫非愛主愛人之道。二人大受漸摩之益。未越六旬。直抵羅瑪。此天下名勝之區。古今景物。耳目心思所不及者甚多。遠來賓旅。莫不爭先眺玩。以

慰夙懷。達尼老俱無心涉獵。早知會中總統名方濟各。姓玻而日亞。卽賚書跪進。總統開緘看訖。欣然慨論云。我願允汝之求。因汝此行。實係天主之命故也。若汝父一家。欲起風波。恃有天主平息之。

方濟各玻而日亞。係以西巴尼亞國中分封之貴爵。世守土地。人民娶妃生子。妃薨將其長子襲職。餘子俱安堵無虞。卽修道入耶穌會。歷掌會中之總統。歿後數十年列入聖品。

德行譜卷之二

聖達尼老各斯加本傳中

次述進會肄業及歿後列入聖品之始末

達尼老既蒙方濟各玻而口亞俞允之命。不似他人。在外玩遊數日。始進堂肄業。卽於是日。謁見本堂管理肄業之領袖。時近西滿達陡宗徒瞻禮。命於是日。起行避靜之工。派一先進者。教其默想誦經。看書省察諸規。心有難處。作何解法。至二三日。覺伊心內。早知精細工夫。出云。彼實我之師也。彼可導引我。我何能爲彼之導引耶。既逾八日。遂更修道之衣。達尼老

向視世俗之累甚於桎梏在身。一旦解其鎖鑰。心中夙願從此而滿足焉。因於敘談時。向諸同學云。我等何幸而得此大福分。天主爲我等之主。我等爲天主之人。今在此間。卽如天神聖人之在天上也。天神聖人。有一天主萬萬之物。無所不有。我等在此遵命。與天神聖人在天遵天主命相同。但彼之遵命甚易。而加功不能。我等遵命固難。而每日加功甚易。天神聖人之大福。一得而不能失。我等蒙天主宏恩。離去俗情之引誘。脫除犯罪之牽連。亦可望不失之福。大有

必得之時。若果望之甚切。誰復畏死。我等在此度日。與外人不同。在外之人。自晝至夜。獻主之工。能有幾刻。餘皆世俗私情。難知天主好惡。因所行者。係各人自立之意。未有一人代天主權而指示之。令我等無意無私也。或在外之人。終日能為善行。究難保其終身。俱如一日。總因從旁惡習甚多。嘗有被其敗壞者。每見幼年。始基最美。由壯而老。漸變其心。死之日。罪孽滿身等語。此正達尼老心安神樂之時。而乃父手書忽到。畧云。我為父者。亦如汝不顧體統。不堪齒及。

之小人雖傷我顏面。敗我聲名。未見重輕。奚容理論。今若此。倘不行發洩。佈告鄰邦。難消我滿服膨脹之惡氣。我果福薄。生汝不肖子。身披叫街求食之衣。由熱而瑪尼亞。走意大理亞國。獨不思流落他方。倚門傍戶。可與汝本生根基相對否。辱沒家聲。莫甚於此。汝父非柔懦無能之人。肯輕易放手者。專看我治汝之法。方認得我是汝親父等語。又有達尼老之友。來言乃父有書與加特納爾大人。內言耶穌會人騙去我小兒。我必重重報此大仇。先將波羅尼亞國中在

會者。設法驅逐。更使此輩永不能回。達尼老聞之。毫
無畏懼。深信此行。既遵天主命。豈有不能保全本國。
在會之人乎。復含淚而言曰。非爲來書口信。有何關
係。只爲吾父。滿心是世俗之謀。不合聖經大旨。遂具
回稟云。兒之所行。果然該動父親之怒。則兒一生。必
不能有片刻平安之心。今父親責兒辱沒家聲之罪。
兒不能稍有一毫愧怍。兒遵天主命。隨耶穌十字架。
甘受艱難。得此大體面。大榮光。生平本願已足。屈指
人間樂事。蔑有加於此矣。譬一寶物。價重連城。尊逾

國璽。幸入子手。若其父愛子情深。方欣喜不暇。安肯攘臂而奪去之。此書到家。乃父卽知威勢恐嚇。非法也。須別生他計以圖之。若無何而達尼老之計音至矣。自嘆報仇無益。懟怒俱平。嗚呼。凡爲人父者。莫不欲貽子孫以可大可久之基。乃不求天主。不聽人言。不顧各人志向。專恃己見。爲高滿望。兒孫啓後承先。襲我世職。光宗耀祖。大我家聲。今試觀達尼老之父。當時名位芝蘭。何其盛也。未幾而身亡嗣絕。無一存焉者。假令達尼老亦如諸兄。偏徇父命。迄於今。誰復

知波羅尼亞國中有各斯加名族耶。惟達尼老能遵
天主命。夫是以天下萬邦。揚其家世。尊崇而敬禮之。
垂於永久。不獨本國傳其姓氏也。

達尼老在堂肄業。雖爲日無多。而舉動不凡。處謹畧
述其一二焉。吾人平日。每言熱心。是肄業之德行。往
往將本來燥暴之性。不拘何事。汲汲忙忙。盡力而行
者。與德行之熱心同論。及詳究之。或屬本意樂從。或
係邀人美譽。非熱心也。達尼老則不然。分內應爲之
事。俱隨眾同行。但其意獨深。因本來明知立德立功。

不在非常大事。不在力倍工多。不在與人各別。惟在遵天主命。故事無大小。實心辦理。卽是聖人之證據。然達尼老猶不止此也。於肄業諸生內。見有顯出之善。必效法之。惟恐不及也。自苦己身。遏除私欲。不留一毫之隙。苦鞭而棘服。減食以嚴齋。更比前不同。又恐有過不及之差。必向就正之神父而請命也。論其聽命之德。弗計艱難。弗查緣故。內外始終。無所不用其極。不似他人。口與心違。先勤後怠也。有一種人命之以事。必加入自心之主見。或早或遲。或增或減。總

不合所命之言。卽勉強遵依。於心未遂。猶自逞其高才妙用。若此者。有聽命之形。實無聽命之德。以視達尼老。豈獨口無此等之言。窺其心。慄然如親承天主諄諄之命。不敢少忽者。試舉一事以證之。一日。達尼老奉命。同一肄業之人。到廚庫處。聽管事人差遣。所以習謙讓之德也。管事者命二人往取木柴若干根。爲一綱。擡送廚房。彼惟量力多取。綱定候擡。達尼老笑容緩語云。力非不足也。恐違管事之命。定數外。去之爲妥。彼見達尼老和順從容。不肯開罪於人。卽知

自己之錯。遂如所言。去其多者。似此謹小慎微。他人豈能幾及耶。然欲求其不可幾及之故。無他。因伊謙讓之根。與常人不同。常人謙讓。惟顯現於語言行動之間者。爲外謙讓。其誠僞未可定也。本心實知甚賤甚愚。自然而然。卑躬折節。不加勉強者。爲內謙讓。此與外謙讓相聯。非徒文飾於語言行動間也。若達尼老更有進焉。既自視無能。必使別人見其實無才幹。甘受人言。當眾人羣集時。往往自形其短。人嘗莞笑曰。達尼老不肯冤枉人。最肯冤枉自己。

凡肄業人每日定規有四刻之工。分往各處。或堂內。更換臺圍供器。或廳房灑掃。或廚房汲水運柴。滌塵去穢。惟在廚房者。必更破舊之衣。一日。值達尼老正在廚房。有前所言奉教化王差往衛伊納之大人。姓恐門童。回羅瑪後。聞達尼老已進會肄業。亟往顧焉。達尼老欲不換服而出。長者云。汝意如此。然輕慢大人。於理不合。可知謙讓之根。必發聽命之枝也。

達尼老心雖謙讓。又恐分外顯揚。招人誇美。如偶然閒話中。及其家世。卽婉言解曰。世間盡屬細微。無一

物可稱大者。惟行事髣髴耶穌。斯誠大矣。富貴世家。死後均不能攜之而去。所攜去者。生前善行耳。

嘗見謙讓人。偶聞誇獎。卽發顯若干不受之容。許多不情之語。自爲保己之謙。反無禮於人。達尼老不爲也。美譽之來。惟有時面赤而已。因此溫厚和平之雅量。人人樂與之言。幸遇暇時。敘談片刻。俱以爲福。雖粗鄙頑劣人。無心拒絕。見有不善處。非勸勉。卽含容。當是時。上下尊卑大小之眾。莫不傾信而誠服焉。

達尼老因學習意大理亞國之語。派一同歲肄業者。

教之名斯德望。姓奧古思弟。爲人性情。髣髴達尼老。故相契獨深。彼此心事。密陳無隱。所述天主格外之恩甚詳。然不露一字。迨達尼老去世後。始直言之。達尼老熱愛天主。迴越尋常。或默想。或誦經。雖時值嚴冬。心中之火。達於身而。往往出戶解衣。以散其熱。每日有增無減。不拘何人。心有誘惑難除之事。托其轉求。卽渙然冰釋。有肄業生。姓方吉者。憂悶在心。已經數日。遇諸善行。覺有阻攔。推之不去。散之不能。遂向達尼老。訴其艱難。懇伊代求。或得平穩。達尼老卽

行行語
同至天主前跪祝云。主。求穩其心。方吉立時平穩。恍
若翻山倒海時。忽聞浪靜風恬之慶。更有多人。每言
我等。或來不善之心。力難自退。只須望着達尼老。毋
用語言。自然消滅。如此沾恩者。不一而足。去世後。各
親書畫押。鈐蓋圖章。謹存以昭信。若衙門檔案然。

達尼老在堂肄業。已逾三季之期。一日。同眾聽講。內

言不問何等人。俱能一死。論不得老幼之年。量不得
強弱之勢。定不得早晚之時。故黃童白叟。健人病人。
俱當預備等語。眾人散後。達尼老向友云。今日所講

是提醒衆人之言。因各人死候俱不能預定。故必須預備。獨我一人。眼前速當預備。因爲時甚近。無容推委也。越四日。偶遇老年神父撒瑪納。又以前說告之。語際。忽言及聖母升天瞻禮。達尼老云。我嘗想聖母初升天之日。衆天神衆聖人。恭迎慶賀。其威儀侍從之尊榮。颺拜賡歌之隆盛。明知世間言語文章。不能道其萬一者。我想年年此日。如人生壽誕。必照舊舉行。但已在目前。如何可望。及此慶期。趨赴天堂欣觀勝事。時達尼老年富力強。如此之言。人俱置而不論。

只稱其熱愛聖母之心而已。惟達尼老自知終期不遠。刻刻提防。其提防之法。大不相同。毫無世俗肉身牽累之情。滿心以得見天主。早別塵途爲快。猶恐不能分外行苦功。求本月主保聖老楞佐轉求天主。准其所願。至老楞佐聖人瞻禮日。追憶昔年。有一別會聖人。曾於聖母前。恭陳手奏。卽效法而行。畧云。求吾聖母。轉求天主。大恩俾我終期必及。吾聖母榮升之慶會。虔寫懷藏。隨衆由彌撒領聖體。愈求愈切。是晚覺些微不豫。會規開明。畧有小病。不宜隱諱。故遵卽

回明司事者見其景像甚輕然亦派送養病房達尼老心中樂極想所求已允行至榻前畫一十字祝云從此臥倒不復起來恐此言難入旁人之耳復加一句惟遵天主之允命及長者到房將所求聖母升天之事從實說明但醫生診視係寒熱往來之病耳人俱謂其過於熱心故作此想越五日晨早病勢如前不增不減忽向左右服事人云我今夜必死其人微笑云似此小病非聖母顯一聖蹟候汝慶賀瞻禮如何得死午間偶發昏迷旁人亟動之卽甦服事者譏

其膽怯太甚。達尼老云。我果膽怯。然如此之病。膽壯亦無用。頃流冷汗。氣力頓衰。此時在左右者。方知危險。囑其預備。求領聖體。達尼老卽懇下牀臥地。初不允。後想從前聖人。如此者甚多。遂准其請。鋪布於地。移病人置之布上。領聖體。傅終油。禮畢。神父問云。汝今願順天主之命否。達尼老將經上之語。重言以答云。主。我心完備矣。我心完備矣。時手持聖母像。以口親之。又佩念珠於腕。別堂來一神父。心中要講聖母之事。先云。此念珠。汝已無力誦經。奈何。答云。無力誦

經有心喜看。能令我切想仁慈聖母。神父又云。汝看念珠。尚如此喜悅。若親至聖母尊前。汝之大樂。將何限量。達尼老一聞此語。合掌向上。表其歡心。似乎尚有餘力。至半夜後。本人知終期卽到。指名請同肄業之數人。前來辭別。首謝會中大恩。次向衆云。凡有開罪語言。不堪外表。俱求寬恕。末向長者云。經有言。時已促甚。待之待之。隨望苦像。煩衆代求。每月之主保。其自誦悔罪經。併熱愛天主之言。明白可聽。少頃不言。如默想一般。既而復云。好聖母。隨侍無數童身聖

女顯於我前。語聲甫斷。氣絕而終。時寅初二刻。卽聖母升天瞻禮日。遡天主降生一千五百六十八年。在世未滿十八年。在會不滿三百日。

經云。德行如香。焚時之芳馥。更烈於前後之幽馨。聖人臨死亦然。因聖人在世。凡天主所施格外之恩。或明知未來之事。及各人自行之善。俱隱密不言。惟平日就正神工。與常行告解之神父。始知之。然從無外洩者。適遇聖人先歿。始傳其德行。以廣揚天主。今達尼老去世時。俱有焉。是日。遠近之人。蜂擁而前。不獨

耶穌會各堂之衆也。面色如生，爭熟視之，不加掩蓋。非比他人死後，親友畏近其屍也。或親手足，以表愛情。或撒鮮花，以昭誠敬。不獲親手足者，取得身上一花，卽虔奉而歸，以聖物視之。時有本堂老神父向衆嘆美云：彼少年去世，因生前德行，鼓動多人敬愛我輩。或幸而到老，死之日，人肯若是耶。

正當極盛時，忽來一位別堂之神父，疾趨而前，撫足淚零。人問其故，卽云：昨晚聞伊病甚，因日暮未來，定意今晨趨至。奈徹夜悠悠難寐，延至昧爽時，若半醒。

半睡之狀。自覺出門前來。路遇一人。問我何往。卽以此地答之。問爲何而去。答云。聞達尼老病。往視之。彼云。無及矣。此時已升天堂。我復問何以知之。彼連聲答曰。我知之最切。知之最切。併升天時。係寅初二刻。知之甚明。驚起急行。到門詳問。所言是實。時刻俱符。安得謂之爲夢。衆聞之。愈增歡樂。尊重遺屍。同於聖物。因聖而公會。未曾查定。仍照常停棺於公墓內之偏隅。歷二年之久。不見損傷。且棺內無香。而美氣遠聞。人人俱云。此必係天主表其童身最潔也。

夫世俗所稱第一流人物。非大富大貴大才能之輩乎。及去世後。其親戚友朋。爲之造墳植樹。表其在世之榮華。作傳立碑。贊其生平之美好。然過而見之者。惟知此人若何英雄。若何勢利。今成灰土矣。生前之事。如雲隨風散。自凡喪葬之禮。無非令人知其一往而不可復追已耳。旣無干於昔日之亡人。更無益於今時之生者。獨天主所愛之人。判然迥別。不獨往事猶新。口碑載道。能使百世而下。普天率土。供奉於玉几崇臺之上。跪叩於華堂寶殿之中。以示現在可見。

之榮光如此。此非無故而然。因達尼老墓前。天主允
其爲人代求。所顯聖蹟甚多。聖蹟詳後卽奉遺像而求之
者。奇驗亦復不少。所以受恩之衆。欲昭感激之誠心。
併令他人得沾愷澤。特陳請教化王。交與該衙門查
明事實。准入聖品而共尊禮之也。

越三十六年。教化王第八位格助孟德於波羅尼亞
國內。名普多未亞城。准其每年一次行達尼老瞻禮。
又越十二年。波羅尼亞國王屢聞聖人之靈蹟。日甚
一日。滿望通國尊崇。乃備敘情由。托大主教賚送教

化王第五位保祿懇切面陳教化王仍照例交與該衙門查明再看。此係定例。難免數年之限。因各方憑証不能急速彙齊。故從來如此。大主教早已慮及。預備達尼老行事大畧。求教化王親自披閱。教化王知其欲望速行之法。心甚淡然。因其面陳。強行留覽。豈知閱後。非復從前之意見。欲聽其遲滯而不能。有時議論別事。偶及達尼老教化王卽云。此人之行事聖蹟已留心攷其憑據。必誠實而無虛僞也。

羅瑪府大人見聖人施恩甚廣。專望本城內肄業之

堂。照普多未亞城例。舉行瞻禮。嗣聞教化王之言。合詞公請。從之。時波羅尼亞國之大主教。尙在羅瑪。該衙門因催迫甚嚴。作速查明。教化王卽照所請。准波羅尼亞通國之耶穌會堂。舉行瞻禮。併頒神赦之恩。亡者煉靈。得邀大赦。不論何人。於瞻禮日。赴耶穌會堂。告解領聖體。得一神大赦。命下。通國之人。歡欣踴躍。慶幸非常。今將各省大城。舉行瞻禮之儀。畧言之。前一日。預備所行之路。俱寬闊大街。掃淨墊平。滿鋪花毯。遍撒鮮花。街之左右。用各色錦緞縐氈等爲幔。

至晚兩邊樓房外。各張燈燒燭。明如白晝。道中之寶塔彩樓。花筒烟火。絡繹不絕。初年舉行之夜。四鄉居人。望見城中。紅光閃爍。疑係火災。遠來援救。黃昏後。將儀仗排列於街。先有一千二百人。手持巨蠟。配對而行。衣冠服飾。異樣新奇。隨有大臺數座。用表聖人懿行。使不識文字者。一見卽知。至於旗幟旌幡之盛。吹彈撞擊之音。人物香花之供。不可枚舉。所過天主堂。必少存行禮。預定講道處。中設講座。延請一知名博學之師。講本聖人行實。執事諸人。至此而止。講師

登座宣揚。眾共圍環拱聽。時夜將半。聽畢。各回家少
息。次早仍赴本堂。行告解領聖體之神工。餘悉照依
夜內禮儀。年年如此。與慶賀耶穌復活瞻禮相同。第
一年慶賀後。眾人齊心奉爲本國主保。

數年後。有人議其尊崇太過。今特紀其事。知天主至
公至義。不容人阻撓善行也。波羅尼亞國內。有城名
助窩波爾。陡遭瘟疫。死者甚多。官弁諸人。回憶昔時。
關廂失火。將及城中。勢猛如飈。無法可救。眾遂祈求
聖人。忽見達尼老。親在城上。撲回。此多人所目睹者。

今之瘟疫。甚於火災。曷不求之。諒無有不允也。卽合詞叩獻云。若蒙代求天主。免此病災。必圖畫聖容。以銀爲龕。以寶爲飾。供於城中大塔之頂。俾我子孫。知從前祖父沾恩之故。是日疫氣盡除。病人全愈。不久興工製辦。因尙需時日。有數人嫌其已甚。內有修道而不在各會之一人。乘空阻撓。前向管事之員。言爾等尊崇達尼老。不太過乎。論其功勞。豈應如此敬禮。該員怒甚不言。旁人共叱其謬。並不悔心。至塔頂供像日。講師名畢路斯機。先述聖人前事。次言天主。旣

准其施恩濟衆。所獻之願。應盡力經營。以昭感激之誠。然我輩誰不知今日之事。現有阻撓者。此等負恩人。敢保天主不容等語。豈知此言。果有照應。是日。卽先往管事處。妄言之人。在別堂中。亦上臺宣講。時教衆俱往塔前瞻禮。見臺旁人少。更勃然怒甚。以聖人靈蹟。非虛。卽假瘟疫火災。無關靈異。一發此言。人俱不服。乃罪惡滿盈。天主顯罰。卽至。其人方抵家門。忽如瘋犬。自行毀面裂身。旋上高樓。開窗墮地而死。天主於世上。有時顯此義怒。欲令人回心悔改。轉受

仁恩也。同時尙有數人蓄心嫉妬。但未形於口。王今日擊刑威之神速。如瞽始開。親訴於衆。哀懇轉求免罰。從此更熱心敬禮焉。

前因波羅尼亞國之大主教所請。准本國耶穌會堂舉行瞻禮。但彌撒內。借誦天主聖三經。並無特定之經文祝文。且各國俱未通行。論羅瑪府該衙門查議之案。早已完備。因無人陳請。故爾遲延。未幾有大人彌額爾。姓魏諾斐思吉。係達尼老母氏之親。公舉爲王甫卽位。首與諸大臣商議。往請時。天主降生一千

六百七十年。聖母升天瞻禮後一日。奉教化王第十位。格肋孟德命。照例列入聖品。定彌撒內經文祝文。准波羅尼亞通國各堂。併別國之耶穌會堂。俱行瞻禮。因聖人去世日。係聖母升天瞻禮。不能並行。移於建彌額爾大天神殿瞻禮後第十四日。

德行譜卷之三

聖達尼老各斯加本傳下 聖蹟

玻羅尼亞國中。有城名波思諾。冬寒河凍時。人於冰上鑿孔以吸。一日羣兒戲於河濱。將一異端家十歲之兒。亦名達尼老。推於冰上。旋入孔中。墮於冰下。羣兒一齊喊救。沿河兩岸之人畢集。無計可施。因冰下水深且溜。故莫知所在。歷十二刻之久。求見其屍而不能。適二少年經過。係耶穌會人。見多人羣聚。問知其故。內一人深惜其靈魂。卽挈同行者。齊心向達尼

老跪祝云。求聖人爲此兒主保。望用天主權復生之。可救伊靈魂。祝畢。卽於冰下。見兒隨水流入緊溜中。下有水磨。雖凍上層磨仍轉運。兒已流入輪下。埋當骨碎身糜。乃復轉輪外。且衣裾繞樁。人遂牽衣救出。置之河干沙地。身冷氣絕。請醫詳視。並無一毫生理。諄云。如此死人。擡埋而已。奚以醫爲。時耶穌會二人。見身體不傷。卽是聖蹟。豈有保全身體。不保救靈魂者。因此望恩愈大。復跪求誦禱。少頃。四肢俱動。起立如常。此兒感激神恩。卽棄邪歸正。其父頗有意樂從。

因別事牽連不能勇改四方聞此聖蹟凡遇危險事
屢求屢應故此地稱爲起死回生之聖人

盧白陵城外有孀婦以栽花爲業花中最香美者名
羅斯瑪林人爭購之故格外留心種植此婦專倚達
尼老聖人爲轉求恩主因獲利甚多感情彌切凡遇
進城必採羅斯瑪林花織圈如冠獻於聖人臺上此
屬通行之禮如天主前聖母前俱獻之本國尤甚所
獻之花值堂神父必收存以給人如爲病人而求誠
心攜置於身愈者甚多此婦獻花久而不息忽因所

居村落瘟疫時行遠近人俱以治病爲名往伊園內
拔草採花婦懼侵染災告閉門不出無人禁阻嗣聞
疫氣漸消病亦痊愈始到園查視豈知園內草花俱
沾惡氣葉黑枝枯拔羅思瑪林視之連根俱死四百
餘株無一活者遂收作一網亟入城至聖人臺前哀
求憐憫值堂神父將臺上別人所供新羅斯瑪林花
一枝與之回家卽持新枝向枯乾之網跪祝云聖人
此枯死之花不是我一人亦是你的若肯還我不
費你什麼我之窮窘可畧寬些隨將新枝拊於枯網

如此樸實無文。天主享其誠切。立見網中。根枝葉幹。盡變青葱華色。比前發生時。更鮮麗。遂栽種如初。

離廬白陵城。一小山。居數人家。內一匠人。素有善行。房中喜設各聖人像。以便講論事實。訓誨一家。更有聖達尼老像。以龕護之。懸空。欵供於房中牆上。朝夕敬禮。一日。閤家共飯時。有七八歲之女孩。忽云。何故聖人。悲苦淚流。父母以孩童之語。並不回顧。薄暮。匠人早臥。婦在聖像前跪誦。偶然仰視。見聖像之面。汗淚交流。匠人聞言。叱以爲夢。併云。此像離牆甚空。水

不能侵婦復言之再三不得已起來一望果如所言
不解其故乃登高摸之滿手淋漓牆與像後並不濕
潮陡起畏心驚惶無措隨用布拭乾是夜無淚次日
係聖神降臨後第九主日彌撒內誦耶穌見協路撒
稜城墮淚之經傍午聖像如前淚汗匠人曰此豈爲
我一人必預示將來之大難卽往白於耶穌會堂神
父名斐宜西見其慌張口顫不肯輕信反覆盤查仍
同至家明見點滴直流注地並無疑惑滿城傳知爭
來觀看至晚不止斐宜西當卽回城報知該衙門翌

朝遣官二員繕書一名同斐宜西於多人擁擠中衝道而入既至汗淚立收像亦乾燥斐宜西於聖像前跪求云連日數千人俱得仰觀聖蹟我特意傳來之人求聖人亦賜見之禱求甫畢聖像一目發珠如星周圍射光墮淚如雨流汗如水人多濕透手巾奉爲聖物又知大難必來俱連呼聖人哀號求救該員等手捧聖像詳觀背後及房中上下四旁並無別故知此汗淚非人力可爲也遂立櫥爲憑左右見證畫押存案未幾將聖像迎入堂中顯蹟甚多聲名普著

閱四旬。噶谷。斐亞城。耶穌會堂中。聖人像。照前汗淚。更面容變動。或顯苦形。或如默想。移供數處。亦然。

顯此靈蹟。明係聖達尼老。在天主前。求免禍於本國。也時有聖方濟各會修道人。名達聶爾。姓波尼古計。依會規默想。忽見天主居寶座上。赫然震怒。歷數波羅尼亞國之大罪。衆天神舉刀環列。隨見聖達尼老。在耶穌聖母後。惶懼無言。聖母回顧云。汝爲本國弟兄。何故不敢祈求。聖人始向前哀籲。卽蒙天主霽威。俞允衆天神作樂共慶。其預示如此。

未幾大東大北兩處蠻夷之國私自會合統兵進剿時波羅尼亞國久安無備驟聞警報除整理營伍外借兵於鄰國又差往羅瑪府耶穌會總統處求發達尼老聖物鄰國或以事緩或因未便俱不發兵惟總統准發聖物頃聞敵軍將至發兵一萬出境往迎所屬小邦原有助力之約遂往寨焉豈知土人畏敵夜逃寨勢難留退尋別地敵卽隨後追殺死傷殆半此捷報回蠻夷之國王倭斯滿等視爲容易盡起國內馬步兵四十餘萬親自督領下營於戰勝處波羅尼

亞國。知我軍大敗。朝臣集議。內有一人云。敵兵難退。不如講和進貢。衆皆喊阻云。我等俱死。只留一人。亦不進貢。王甚嘉之。卽派前鋒領兵四萬。諭令齊心出力。王自領大兵。隨後親征。前鋒至交界。卽下寨安營。掘濠築壘。與敵不遠。倭斯滿親上小山。望見兵馬寥寥。卽云。我覺愧甚。何煩數十萬雄兵。勦除幾個餓草。波羅尼亞前鋒。欲使敵知勝負。不在多寡。我兵雖少。必能以少勝多。遂出營列陣。敵知波羅尼亞國王領兵未到。料此數人更易收拾。豈知自己至申。敵人被

傷無算。前鋒戰罷。望見本國王長子。領兵三萬而來。既戰勝。又增兵。敵軍疑懼。倭斯滿云。被新舊之兵。不過六七萬。多延時候。又必掘濠築壘。應乘其未備攻之。次日。一齊出兵。衝營奪寨。波羅尼亞前鋒。堅守不出。三次衝突。死者如山。時王長子新來兵馬。在前鋒營後。因王長子病瘡。又知前鋒不出兵。斷不能奪營。靜以待之。故是日戰守之功。皆前鋒之力也。嗣因前鋒亦病。外營看守不嚴。被倭斯滿探明。發兵一枝。衝進營內。外營傷兵數百。前鋒強起據鞍。挑選壯勇。不

及一千。挺身接戰。敵軍死傷者約五六千人。倭斯滿
登山遙望。頓足淚零曰。誰說容易。想是時。深悔前
言之失矣。然波羅尼亞。雖百戰百勝。而時歷四旬。大小
交戰。兵無寧晷。故或病或亡。所傷亦多。且糧草不足。
國王親領世襲兵。迄今不到。王長子患瘡不痊。各營
將支持無策。以敵恃兵多。不作濠壘。何難乘夜劫營。
適前鋒病故。另補世襲大名之大人。暫緩其議。倭斯
滿探知。正因屢敗恨深。兵縱傷殘。尚多數倍。遂命全
軍盡出。以望凱還。新前鋒聞明晨驟至。卽云。不看多

少。只看用我們的刀。數他的人。王長子肩輿入陣。力疾指揮。此交戰處。地名谷信。自晨至暮。初一二時。敵兵衝破前隊。似乎得意。王長子隨調壯強之護衛兵接戰。彼見猛勢難當。往後一退。其兵大亂。我兵乘勢追殺。直抵敵營。因無濠壘。俱各奔逃。倭斯滿乘夜自遁。當交戰時。羅瑪府所發達尼老聖物入境。共知戰退敵軍。並非人力。皆聖人求來之恩。本國正史。炳據尤奇。內言交戰日。若干德行人。離谷信數程之遠。望見雲內。聖母乘大紅車。自西而東。達尼老隨從車旁。

徐行言
三
手指波羅尼亞之兵馬。仰求聖母。噶谷斐亞城亦有
數人望見之。又耶穌會人尼各老阿薄斯基居噶里
城。去谷信千餘里。所見如前。卽通告閣城。併云。今日
必交兵。我兵必大捷。數日。捷音果至。故迄今每年。是
日舉行大瞻禮。感謝聖人再造之恩。於不衰。

按聖人之靈蹟。如死者復活。瞽者復明。病者卽愈
之事。錄於書冊者。一千有餘。今觀冰死之兒。瘟死
之花。罪孽遭殃之國土。俱生全而保救之。可知牛
百千萬之聖蹟。推類而求。亦無不如是也。何庸多
贅以滋煩瀆哉。

德行譜卷之四

聖達尼老各斯加本傳外紀

聖人之兄保祿本傳言其劣跡甚詳

迨後幡然改悔之處若不附紀一言恐閱者有不備不公之議故特敘其略焉

自達尼老去世後不數年保祿已長大成。人無復幼年習氣矣。且聞其弟聲名籍甚。聖蹟廣揚。不覺感動於心。回思前事。非遷善改過不可。時值婚娶之年。親友說合者不一而足。有垂成而復散者。有始成而終變者。如此多次。耽悞數年。自忖此中必有天主之啟發。凡事俱作退步想。如娶妻生子之心。功名上進之

心。大家世族，往來交際之心，均能貽悞大事，故百分冷淡。雖未見諸語言，而行事每多顯露。親友逆知其意，俱勸勉云：汝若不成婚，不上進，雖在家，竟與修道一般。不獨親友家人，終無倚賴。祖宗支派，必至絕亡。保祿心中，明知此說，皆我從前勸弟之言。因嘆云：重煩諸親友之屬望，我實不能奉令承教。若論家世興衰，何關輕重。只要上天冊籍中，有我姓名，吾願已足。卽世間無此各斯加之族，甚屬尋常。古今來，不論誰家，俱有絕滅之日。求其世世常存，綿綿不斷者，亦鮮。

矣。豈因親友家人之倚賴。而自受無窮牽累耶。我心
中所望與諸親友共者。惟如吾弟永遠廣揚之名而
已。親友又云。此心雖定。不應先顯露於行事間。將不
來氣象。概行減約。恐人心難定。萬一後悔。將奈何。若
留下可進可退之活路。各人俱得便宜。今若此。凡從
前向汝尊敬之人。俱自慚。兩眼如盲。保祿述經言以
覆云。我照此而行。並無羞愧。若論我從前所爲。實抱
慚無地。凡屬緊要親朋。同此裁答。旁言置之勿問。
保祿平時。常伏跪弟像前。苦求聖弟。轉求天主寬免。

前罪。惟望特加多難。以補贖之。一日。往晤友人。姓樂思加。因路遠留宿。送至臥房。餘人俱出閉戶行工。如在本家。默想後。卽用苦鞭。大聲呼我聖弟。求主可憐。當時得罪處。俱祈寬恕。半夜始息。鄰屋住有主人之子。並不知保祿是何等人。聞此苦求。疑傷其弟。告解時。神父罰以苦工。蚤起向他人前。聲言夜內所聞。旁人知者云。當日惟與弟不甚和睦而已。豈知爲此小過。苦罰自身。噫。達尼老已去世四十年。保祿雖久如新。自悔改之後。無日不如此痛懲。常守嚴齋。不臥狀。

禱。惟伏地少憩。若樂思加輩。偶知其萬一耳。

波羅尼亞國有城。名巴溺絲保祿地畝。離此甚近。特於城中立養濟院。每日進院服事病人。慇懃料理。衣食藥餌之需。俱充足而有餘。院旁卽自居之宅。遇有過客。匱乏路費者。欸留之。客至。親濯其足。同饌其食。資助行囊而去。暇卽誦經。若默想耶穌苦難。常徹夜不寐。路遇天主堂。雖值冗忙。必下車進叩也。

年已六袞。諸善俱不足心。復向本地值會之領袖求進耶穌會。因其老而無力。不准所求。蓋伊受苦既多。

遂致形容憔悴也。保祿又寄書羅瑪府。苦求耶穌會
總統。總統向人云。彼是聖人之兄。論此本人尙可受
苦誦經。難說會中全無益處。保祿聞之。卽預備棄家
修道之謀。前往白地歌斐亞城。爲分派家貲。行各種
神功。俾後來免人爭競之故。天主准其善意。乘此熱
心。不留餘空。至卽患病。數日而終。治喪之日。見有大
光。圍繞棺槨。故眾人滿望其必得安所。

